

辽宁 值得深情书写

# 山与海之间书写大连百年诗行

本报记者 杨 竞

## 内容提要

在大连这片海与山交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批独特的作家:邓刚描摹海的性格,素素打捞历史的细节,孙惠芬记录乡土的变迁,高满堂书写移民的史诗……他们的笔墨既书写海的这边,也叙述着山的那边。在他们的笔下,海与山不是风景明信片上的蔚蓝背景,而是有温度、有性格、有故事的生命体,浸着人间烟火。



为创作《南来北往》,高满堂体验铁路职工生活。



邓刚观察新时代美丽乡村。



辽南大地是孙惠芬的精神归处。



素素在大孤山踏访古迹。

## 海,连接故乡与他乡

大连,这座坐落在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孕育着一种独特的“海蛎子精神”——外表坚硬粗粝,内里却跳跃着细腻、鲜活的生命力。

“经过一场生死考验,小海碰子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样的磨难能使他退却;但老海碰子的眼睛里却含着一丝忧虑。因为根据他的经验,风浪过后还会有更大的风险……”这是邓刚中篇小说《迷人的海》里的海人。

在大连老海滩的海岸边,头发花白的邓刚静静地站着,任凭海浪打湿了裤脚。八十载光阴,潮涨潮落,他与海的对话从未停歇。这片让他谋生于斯的海,令他化为文字感动无数人的海,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精神的故乡。

以大连渔民生活为载体,通过老海碰子与小海碰子在火石湾探寻海参的历程,隐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是《迷人的海》的创作初衷。“作品里的每一朵浪花,都是我亲眼见过的。”邓刚坦言,他写老海碰子潜入冰冷海水的那一刻,描写的是他13岁那年冬天在海边捡海带的感受。他写小海碰子面对巨浪时的恐惧与勇气,描写的是他和工友第一次出海作业的记忆。

13岁的邓刚进入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当学徒工。“工人经历是我宝贵的财富。”他说,“它让我懂得了劳动的艰辛和尊严,理解了普通人的悲欢。我笔下的人物都有海风的气息,有汗水的味道。”

1984年,《迷人的海》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专家评论:“这部作品以磅礴的海之气势,展现了人类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而对大连人而言,这部小说更亲切——它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写出了这座城市的特征,写出了大连人骨子里的海性。

获奖后,邓刚又创作了《白海参》《山狼海贼》等一系列海洋文学作品,持续挖掘海与人的故事。大连的海与邓刚的故事,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大连人对海的书写并非单一色调,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作家有着各具特色的海洋叙事。

在黄海岸边的庄河,有一个乡土作家群。他们虽然也在写海,但与邓刚笔下的海人与命运搏斗不同,海在他们笔下不再是迫在眉睫的谋生职场,而是转移为对海洋生态的关切和乡愁的载体,进而将海的味道、声音、景象转化为文化记忆的地理坐标。

周美华在散文《庄河与海》中写道:“庄河坐拥285公里海岸线……丰富多样的海鲜,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探寻海洋的味道,也让庄河的美食在舌尖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在周美华的眼里,庄河的海不是装饰性的存在,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渔家厨房的香味。

在当下许多沿海城市将自己的海洋文化包装成旅游商品时,庄河作家仍坚持写海洋的原始面貌、乡土记忆与生态关怀。如在庄河石城岛上土生土长的渔家女张海燕,在20年的文学创作中,她用已发表的50万字文学作品和20多个剧本来赞美这片蓝色的土地。同样出生在海岛上的潘龙也用《醉在海王九岛》等散文写他眼里和心里的大海,他笔下的海是一种通道,连接着故土与他乡。

作为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大连人的视野随着远洋轮船伸向世界。这种地理优势塑造了大连人豪爽而不失细腻、传统而兼容现代的特质。大连话中那些生动形象的词汇,恰如海风般直接而富有感染力。

“海岸张开了热情的臂弯,群山谱写出一卷壮丽诗篇。槐香扑面而来发出盛情邀约,大连欢迎你,让我们携手山水间……”这首《我们在大连等你》歌曲,歌词是作家宁明创作的。

宁明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他因爱这座城市而书写这座城市。“大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这座城市的气质和韵致,从里到外,它都透出了让我着迷的吸引力!”宁明说。

近年来,宁明为大连创作了近百首单曲和套曲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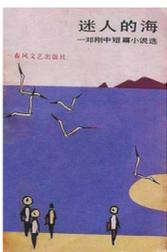
## 七子大连 DALIAN



### 《闯关东》

当荧屏上的故事落幕,留在观众心中的已不再是家族的传奇,而是一个民族在艰难岁月中锻造的精神印记。高满堂以深沉的历史情怀和精湛的艺术手法让观众

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祖先如何在白山黑水间开垦出一片新天地,更看到了一个民族在应对历史巨变时所展现出的惊人韧性与无限可能。



### 《迷人的海》

这部小说提醒你,真正的“迷人”不在于风平浪静的安逸,而在于明知危险仍毅然前行的生命姿态——这或许是人类面对自然、面对命运时,最庄严也最动人的回答。它超越了特定时代的渔业生活记录,抵达了人类与自然永恒对话的哲学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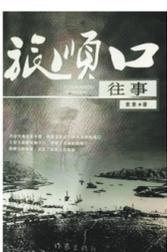
作者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手法,将大海人格化,写尽了人与自然的对峙与交融。



### 《紫山》

是作家再次贴身亲吻养育她的乡土大地,在城乡徘徊和漂泊的羁旅中,歌吟精神还乡的诗篇。

实际上,这部作品是通过几个人的命运,勾连出人性与道德的辩证、乡村权力与精神秩序、宗族伦理,以及市场经济转型、乡村产业结构调整 and 生态资源保护等更深层次的现实命题。



### 《旅顺口往事》

作家是在完成一个写作者、一个思考者、一个历史长河中的当代人无法推卸的多重使命。高明之处在于她将镜头从宏大的战争叙事转向那些被历史书写遗忘的角落。她并非在复述已知的历史,而是在倾听土地本身的记忆,试图让那些掩埋在尘土与荣光下的个体呜咽、城市阵痛,重新获得被聆听的资格。

## 山,承载出走与还乡

响叙事。到后来,她与故乡有了距离,能够站在故乡之外看故乡,便不一样了,于是创作了她的“还乡”之作《紫山》。

《紫山》这个小说题目是在此前十几年就起好的,那时候孙惠芬经常返乡,每年,朋友都招呼她去庄河北山区参加活动。那里有一座老黑山,常年雾气缭绕,有阳光的日子,山就变成了紫色,她就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取名“紫山”。2025年,在《紫山》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肯定《紫山》是孙惠芬创作的高峰,认为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乡土书写模式,以心灵史视角记录乡村现代化转型,在人性挖掘与精神探索上达到新高度,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重要样本。

从早期《歌马山庄》《上塘书》到近年《吉宽的马车》《寻找张展》,孙惠芬带着深沉的情感,目光始终聚焦在辽南大地上,她不仅书写人物与风物,更将乡村与乡村人的精神、性格融入文字里,这正是她“出走”与“精神还乡”在文学上的体现。

大连的乡村,多是连绵的丘陵和蜿蜒的山路。春天,地里的糜子刚冒头,嫩绿的一茬茬;秋天,满山的苞米黄澄澄的,风吹过沙沙作响。这里的人,大多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手掌粗粝,眼神格外清亮。他们中有人,不仅会扶犁握锄,还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把日子熬成文字。

## 历史,见证来路与归处

大连的海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波澜壮阔——甲午战争的悲壮、殖民时期的屈辱、20世纪中叶“闯关东”的艰辛、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热潮。对大连作家来说,海和山是他们创作的“母题”,历史也是他们自觉触碰的“命题”。

从《旅顺口的往事》《闯关东》《大码头》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当作家的笔墨转向历史时,书写便带上了一种清醒的自觉,如同完成一篇必须递交的“命题作文”。这种从自发命题到自觉命题的创作轨迹,也同时勾勒出大连文学独特的精神地形。

旅顺口的地理,决定了旅顺口的命运。古港、重镇、要塞、基地——它们是旅顺口曾经的身份,也是旅顺口无法拒绝的沧桑。在漫长的古代,旅顺口始终保持着一座天然古港的素仪;对中原而言,它是招慰道上的一个驿站;对边夷而言,它是朝贡道上的一个客栈;对战争而言,它又是交锋对手的必争之地。

俄国人“留下的咖啡馆”,日本人建造的“砖木结构小楼”以及那些“仿佛能听到异国腔调叫卖声”的街巷。“我站在老铁山灯塔下,看两股海流厮磨、纠缠,像极了这片土地记忆的无法和解。”这是作家素素在《旅顺口的往事》中的叙述。

诗人闻一多曾写过《七子之歌》,旅顺口是其中一“子”。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这里的孩子们都会用稚嫩的童声反复吟唱这首诗。在《旅顺口往事》中,素素并没有以高亢的语调去复述那些宏大的历史符号,而是诚实且细致地描摹:“中国的土地,外国的名字;中国的百姓,

这群写家乡的人,不像孙惠芬那样写“出走”和精神“还乡”,站在大连外看大连,他们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辈子不动,直面乡土。蒋宝春即是其中之一,他会种“猪嘴”糜子、编筐编篓、养蜂、酿酒,闲下来就以散文化语言写家乡,《远离大山》《铁匠》《烂谷子》《一车柴》等,最终有100篇散文收到《烟火》一书中。

蒋宝春的文字,没有技巧,没有雕琢,像他编的筐,每一根柳条都实实在在,撑得起一个空间,装得下生活的重量。他笔下的那些句子从土地里长出来,带着泥土的湿润和草根的韧性,语言朴实,文字温柔。如《铁匠》中他写村里的老铁匠铺关门那天:“锤子最后一次落下,火星子溅到墙上,熄了。老李头用油布包起大锤,动作轻得像包一个婴儿。”

而在辽南土地上,更有无数支笔,也像蒋宝春那样正在记录着“猪嘴”糜子的长势、铁匠铺的火光、烂谷子般的人生、一车柴的重量……

在《月色下英那河》《远逝的乡情》《走出英那河》等6本书中,王嗣元也在写乡村的山川、河流、田野。

这些从辽南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字,或许粗糙,或许笨拙,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诚实。它们不美化困境,不逃避琐碎,就像辽南的庄稼人,面对旱涝虫灾,依然年复一年地播种、耕耘、收获。

谈及未来创作,高满堂透露,20年后重启“家”系列IP,继当年热播剧《家有九凤》后推出新剧《家有七郎》。而此前备受期待的《冬去春来》也将于春节后与观众见面。他表示,将继续锚定乡土题材,深挖土地中的文化密码,用更多鲜活作品诠释乡土的永恒魅力。

大连作家以群像的姿态在中国文坛立足,徐铨也是其中之一。他把笔墨伸向大连古城金州码头上干苦力的人。19世纪末,山东文登乡下孔家两兄弟为生计所迫“闯关东”的曲折人生经历成为他长篇小说《大码头》故事,将小人物的命运和剧烈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以及深广的社会生活交融在一起。

“当年,亲历码头的那些‘小红’们已经不复存在了。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人也都不复存在了。恐怕,再也没有人知道从前的码头了。”徐铨说,“我写作30年,年轻时曾经为了功利,为了名声。但是经过这30年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写作的快乐。”

潮起潮落,日月更迭。大连的海还在那里,大连的山还在那里,大连的历史也还在那里,大连作家还在继续书写。